圖：Unsplash/ Anmol Arora



詩詞賞析

酬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見贈之作

王維

舊簡拂塵看，鳴琴候月彈。
桃源迷漢姓，松樹有秦官。
空谷歸人少，青山背日寒。
羨君棲隱處，遙望白雲端。

作者介紹

王維（公元701年—761年，一說公元699年生），字摩詰，河東蒲州人，盛唐著名詩人、畫家。開元九年（公元721年）中進士，曾任太樂丞、監察御史、河西節度使判官等職，晚年官至尚書右丞，世稱「王右丞」。

王維精通詩歌、音樂、書法與繪畫，尤以山水田園詩成就最高，與孟浩然並稱「王孟」。他的詩歌擅長以簡潔的語言描繪清幽景物，常將山水、隱逸生活與禪意融為一體。蘇軾曾以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概括其藝術特色。

創作背景

詩題較長，交代了作品的寫作緣由。「比部」是刑部所屬官署，楊員外即在比部任員外郎的楊姓官員；「暮宿琴臺，朝躋書閣」是說他傍晚住宿琴臺，次日清晨登上書閣；「率爾見贈」則表示他即興寫詩贈給王維。王維作此詩酬答，因此題為「酬」。

楊員外的具體生平、琴臺與書閣所在，以及作品的確切寫作年代均已難以考定。從詩意看，楊員外當時居住或遊覽之處遠離塵囂，藏有古籍，又可在月下彈琴。王維便循著友人原詩所寫的行跡，想像其幽居環境，並在結尾表達對這種棲隱生活的羨慕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這首詩的作者歸屬存在異說。《全唐詩》將其收入王維卷中，同時注明「一作盧照鄰詩」；本篇依通行版本署為王維。

詩詞今譯

拂去舊書上的塵埃，重新展卷閱讀；等待明月升起，再取琴於月下彈奏。

這裡如同與外界隔絕的桃花源，居住其中的人幾乎忘記了漢代的存在；古老的松樹，又令人想起秦始皇曾為松樹封官的往事。

幽深空曠的山谷中，很少見到歸來的行人；青山背著夕陽，更顯陰冷清寒。

我羨慕你這遠離塵俗的棲隱之地，只能從遠方遙望那高入白雲的山巔。

詩詞解讀

這是一首酬答友人的五言律詩。楊員外先寫詩相贈，王維則從讀書、彈琴、幽谷、青山等景物入手，描繪友人居處的清雅與寂靜。全詩並未具體敘寫兩人的交往，而是將重點放在「棲隱處」的環境與氣質上，最後以「羨君」二字點明自己的嚮往。

首聯「舊簡拂塵看，鳴琴候月彈」，描寫幽居生活中的兩件雅事。「舊簡」指古老的書籍。書上已經積塵，閱讀之前需要輕輕拂拭，既表明這些書收藏已久，也使讀書的動作顯得安靜而從容。

「鳴琴候月彈」寫等待明月升起之後，在月色下撫琴。詩人並不急於彈奏，而是特意等待月亮，說明彈琴不只是消遣，更是一種與自然相契合的精神活動。古書、鳴琴與明月組成了一幅清雅的文人幽居圖，也呼應題目中的「書閣」與「琴臺」。

這兩句依照時間自然展開：白日登閣讀書，入夜對月彈琴。友人的生活遠離公務與喧囂，只在書卷、琴聲與月色之間度過。詩中沒有直接讚美他的品格，卻藉這些富有文化意味的活動，寫出其高雅從容的生活情趣。

頷聯「桃源迷漢姓，松樹有秦官」連用兩個典故。「桃源」出自陶淵明〈桃花源記〉。桃花源中的居民自秦代避亂而入山，後來與世隔絕，竟不知道外界已經歷漢、魏等朝代。「迷漢姓」正是用來形容此地幽深封閉，彷彿遠離了人間歲月。

「松樹有秦官」則化用秦始皇封松的傳說。據記載，秦始皇登泰山途中遇雨，在松樹下避雨，後將那棵松樹封為「五大夫」。此處以具有秦代色彩的古松，與上句的桃花源相互照應，使楊員外的居處彷彿保留著遙遠古代的氣息。

「漢姓」與「秦官」對仗工整，又共同模糊了現實的時間界限。在這片山林裡，朝代更替與世間紛爭似乎都已失去意義，只剩古老的松樹與寧靜的生活。這種超越世俗時間的感覺，正是王維山水詩中常見的幽深境界。

頸聯「空谷歸人少，青山背日寒」，由典故回到眼前山景。「空谷」寫山谷幽深寂靜，「歸人少」則說明來往其間的人極為稀少。一個「少」字，使整片山林顯得遠離人跡，也暗示友人的生活與繁華塵世保持著距離。

「青山背日寒」極富畫面感。山的背陰處照不到陽光，暮色降臨後，自然更顯寒冷。「背日」既點出光線的方向，也使青山呈現出明暗不同的層次。詩人沒有直接描寫風聲或霜露，只用一個「寒」字，便將視覺與觸覺連接起來。

這一聯中的「空」「少」「背」「寒」共同構成清寂的氣氛。山谷越空，人的身影越顯稀少；青山越深，背陰處越顯寒涼。這種幽寒並非令人恐懼的荒涼，而是遠離塵俗後特有的沉靜。

尾聯「羨君棲隱處，遙望白雲端」，由寫景轉入抒情。「棲隱」表明友人的居處不只是暫時遊覽之地，更具有隱居生活的意味。前面所寫的古書、鳴琴、桃源、松樹與空谷，都在這裡匯聚成一種完整的隱逸境界。

「羨君」直接說出王維的感情。他身在仕途，未必能夠立即離開塵世，因此只能從遠方仰望友人的棲隱之所。「白雲」在古代詩歌中常象徵高潔、自由與隱逸，「白雲端」既寫居處高遠，也暗示那是一個可望而未必能即刻到達的精神世界。

全詩最突出的特點，是將酬答應酬之作寫成了一幅清幽的山居圖。詩人從拂塵讀書、候月彈琴寫起，繼而引入桃源與秦松的古老想像，再以空谷、青山和白雲拓展空間。景物愈寫愈遠，友人的居處也愈顯高潔。結尾的「遙望」含蓄地表明：王維所羨慕的不只是山中的景色，更是一種擺脫塵俗、安頓心靈的生活。

寫作能力提升：怎樣把靈感留下來？

【文 / 念遠】北宋的歐陽修晚年寫《歸田錄》，回顧自己一輩子的創作，說過一句很坦白的話：「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馬上、枕上、廁上也。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。」的確，很多文章寫作者都體會過，文章的靈感偏偏就在還沒攤開紙筆的時刻冒出來。

這句話九百多年後被一位日本學者拿來當作思考方法的起點。日本英文學家外山滋比古在 1983 年出版了《思考的整理學》，薄薄的小書在日本長銷四十年，累計賣出兩百多萬冊，常年出現在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校內書店的暢銷榜上。外山滋比古 2020 年 7 月去世，享年 96 歲，書卻還在一版再版。

書裡談靈感的部分，很受讀者歡迎。外山滋比古的看法是，一個念頭剛冒出來的時候還很生，需要放一段時間，讓它在意識底下慢慢發酵。他借用了一句英國諺語：盯著看的鍋，水總是燒不開。人在剛想到一個點子時，往往被它最初的樣子牢牢框住，越是反覆琢磨，越繞不出那幾條舊路。等到把它放下一陣子，最初那股興奮退了，原先卡住思路的執念也淡了，再回頭看，才看得出哪裡值得發展、哪裡只是一時的錯覺。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的心理學家史密斯在 1989 年做過一組實驗，給受試者出一些字謎題，同時故意塞給他們誤導性的提示。一直埋頭作答的人，很難擺脫那些錯誤線索；中途被打斷、去做別的事的人，回來後反而更容易解開。研究者的解釋是，暫時離開讓那條錯誤的思路被淡忘了，新的連結才有機會浮上來。忘掉，等於替念頭鬆了綁。可是人腦很難做到「暫時不想」。放著不管，它可能跟每天湧進來的瑣碎資訊一起被沖掉；一直惦記著，又會忍不住反覆去翻動它，結果什麼也沒釀成。

怎麼辦呢？他給的解法很樸素，就是先寫下來。一旦知道這個念頭已經落在紙上，心裏就踏實了，可以放手先讓它離開腦子，需要時翻開本子，它還在原處。

這個說法在心理學裡也能到呼應。早在 1927 年，前蘇聯心理學家蔡加尼克就發現，人對沒做完的事情記得特別牢，會不自覺地一再想起，這就是所謂的「蔡加尼克效應」。2011 年，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鮑邁斯特和馬西坎波做了一組實驗，讓受試者對一件懸而未決的任務寫下具體計畫，結果這些人在後續作業裡被那件事干擾的程度明顯減輕。把事情寫下來，等於告訴大腦「這件事已經在管了」，它才肯放開。

靈感偏愛不方便的地方？

歐陽修的「三上」，外山滋比古換成了現代版本：通勤電車裡、床上、廁所裡。這些地方看起來最不適合工作，卻最常浮現和手頭問題有關的好主意。

西方的科學家也有類似的體會。德國物理學家亥姆霍茲 1891 年在七十歲壽宴上回顧自己的研究生涯，提到那些關鍵的想法很少在書桌前疲憊地硬想時出現，反而常在早晨醒來的時候，或是天氣晴朗時在山間慢慢散步的途中。法國數學家龐加萊在 1908 年出版的《科學與方法》裡也記下一段經歷：他為一個數學難題苦思多日無果，後來出門參加地質考察，在庫唐斯準備踏上公共馬車的那一刻，答案忽然清楚地浮現出來。



靈光一閃的那一刻很珍貴，真正讓它變成作品的，是後面那段被寫下、被放下、再被撿起來的時間。（圖片來源：Trickster*/stock.adobe.com）

英國學者沃拉斯在 1926 年的《思考的藝術》裡，把創造的過程分成準備、醞釀、豁然開朗、驗證四個階段。外山滋比古說的「發酵」，大致就落在醞釀這一段：人把問題放下了，腦子卻還在底下悄悄運轉。

也因此，靈感來的時候往往手邊什麼都沒有。外山滋比古的建議是在床邊放一大張紙和一支鉛筆，半夜醒來有了念頭，不開燈也能摸黑寫下，第二天早上字跡就算歪七扭八、疊成一團，只要認得出幾個關鍵詞，就夠把念頭找回來。

一本隨身　一本存檔

外山滋比古自己的做法分兩層。第一層是隨身帶一本普通的小記事本，印好的日期和格線都不去管，想到什麼就用小字簡單記下要點，每條前面編號、寫上日期，寫完畫一道線隔開。

過一陣子回頭翻，會發現有些當時覺得了不起的想法，現在看來平平無奇。外山滋比古認為，這類點子在沉澱期間就已經斷了氣，丟掉也不必可惜，它和你沒有緣分。

那些隔了一段時間再看仍然讓人心動的，才值得搬進第二層：一本比較講究、專門用來保存想法的筆記本。每個點子佔一個位置，先寫一個標題，再把要點條列出來，註明抄過來的日期、原本在記事本裡的編號，旁邊還可以貼上相關資料。他特別提到，原本在小本子上只有三條要點，謄寫時常常變成五六條，這就是想法在沉睡時悄悄長大了的證據。

等到有人來約稿，他就翻開這本筆記，看看哪個標題現在讀來有意思。已經寫成文章發表的，他在那一頁角落畫兩道紅線，拿去做過演講的畫一道，再用紅筆記下刊登的媒體和日期。按他的說法，這個點子的一生到此就算圓滿結束了。

外山滋比古有一個觀察很值得記住：一個點子能在自己腦子裡熬過幾個月的淘汰還活著，說明它已經通過了第一道關卡，拿出去給別人看，大概也經得起考驗。靈光一閃的那一刻很珍貴，真正讓它變成作品的，是後面那段被寫下、被放下、再被撿起來的時間。